

## 大雁

◎田野

渐渐地,她就不说话也不认识人了。

当年,他插队到生产队当知青,她给他送茄子、送西红柿、送青菜。分麦柴时,他捆柴,她抱柴,听他肚子饿得咕咕地叫,她把自己带的麦饼子分一大半给他。他把珍藏了多时的大白兔奶糖送给她,她闻了闻说:“真香!”

麦子脱粒夜战,机器卷起的灰尘把人喷洒得像尘垢满面的灶家菩萨。后半夜,人又乏又饿。机器停了,加油、加冷却水。场上唯一的灯泡熄了,月亮也掉到小河里去了,高高的麦垛上空亮着几粒稀疏的星星。她轻扯他衣袖,用老蓝布手巾擦掉他脸上的麦灰,把什么东西塞到他嘴里。那股纯正的奶香,他就知道是大白兔奶糖。她一颗也没有吃,已经化了。他说,你怎么不吃呢?她说,这粘在糖纸上的,全是我吃了的呢。

她长得不好看,粗手大脚,只有眼睛像深秋的潭水,又清又亮。她熬的生姜红糖水也甜。他发烧躺在床上起不来,她端了糖水给他喝,喝了两碗就生龙活虎了。每人过年供应二两红糖,她的全是他喝掉的。

知青返城了,他也接到下月报到的通知。她白天替他高兴,晚上悄悄地抹泪。她说,你走吧,我不会拖累你。他说,你怎能这样说话,我还是人吗?

第二天晚上,她疲惫地告诉他,孩子已经流了,鸽蛋大的肉团团,你放心走吧,一点也不碍事,再也不用牵挂了。

他抱住她,无声的眼泪湿透她衣衫。那年他24,她27。和她同岁的女孩,孩子都上小学了。

他分到小县城的水泥厂当工人,每月工资三十四元五角;她在生产队务农,一年也挣不到一百元。她父母再也不嫌他不是本地人、嫌他人单势薄。“十一”办了两桌酒,他们结婚了。

女儿、儿子都出生在知青小屋。他们都很争气,大学毕业后,一个做教师,一个当医生,都到城里去了。

他退休了仍到工地开吊车。他懂修理,干活卖力,工地老板不嫌他年纪大。私人工地也没有那么多讲究,只要手脚活络,脚手架上难得有黑头发的人。

土地流转了,她在家前屋后种菜种瓜,把小葱搬到阳台上去。牵牛花种在葱盆里,喇叭花开在阳台上。他从工地回来得迟了,饭菜热在锅里,她在阳台上盼着他。有时他在工地加班到晚上十点,她就站在门口等,到家了两人才开始吃晚饭。他说,你先吃,不要等我的。她只是笑笑,眼睛比年轻时更热、更柔和。

她忽然就倒在阳台上,算来也快七十了。自然是尽力地医治。但也只能这样了,坐在轮椅上慢慢地推,或扶她坐在阳台里,看天、看云、看大雁排成人字向南飞去。

儿女们给她请保姆,她就哇哇地叫。他整天陪着她,她就把他朝外推。尚能说话时,便含糊地说,孩子……也难,你挣点可补贴……这病,要拖几年。

他从工地回来,她就抓住他的手,好像多年没见了。他不在家,她就在阳台上张望。他老远就看见那白发,还有灿烂的牵牛花。

深秋到了,小喇叭仍然开放在阳台上,白发却不见了。

他回家就久久地在阳台上看天,不停地揉眼睛。

明年大雁归来时,她还会回家吗?



## 悬崖边上

◎舒曼

一

“啪!”一只碗被砸得粉碎,碎瓷片溅了一地,紧接着又是一声暴吼:“嫣然,你再给我啰里啰嗦,我就和你一起玩儿完!”

子纬突然像恶鬼缠身,一张英俊的脸瞬间变得狰狞可怖。猝不及防的嫣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,手中饭勺也掉落。

至于吗?嫣然脑子瞬间短路,两人刚才还一起亲热地准备吃饭。她不过就一边盛饭、一边数落了小姑子不该放他们的鸽子,说好了一起利用周末晴好天气外出野营聚餐,结果她不去也不打电话通知一声,害得她和子纬傻等了好久,最后也没去成……就这么个事,值得子纬摔碗,发大火吗?

“我连几句抱怨的话还不能说了?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?”嫣然反应过来,将电饭锅往灶台里猛地一推,气都气饱了,还吃什么饭?

“你再啰嗦试试?”子纬更加暴跳如雷,他居然从刀架上抽出菜刀高高举起!嫣然连围裙也顾不上解,夺路而逃……

二

曾几何时,嫣然能嫁子纬这么个老公,还羡慕了一班小姐妹。在外人眼中,嫣然和子纬一个在国企上班,一个在学校教书,结婚时房车都是父母给准备好的。在一些年纪不大却为生计挣扎的同龄人眼中,两人也算得上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了。

子纬深深地喜欢嫣然,处处示爱示好,用尽了心思。从相恋到结婚,两个人的感情无风亦无浪,一如喜欢宅家的子纬一样平稳。

“子纬,你才三十岁,怎么会大把吃药啊?”婚后,嫣然偶然发现子纬很少离身的挎包内放着一些白色药瓶,有的标签上还有些英文字母,不禁好奇。

“你不要乱翻我的东西!”头一回,看上去素来好脾气的子纬冲着无意中摆弄他公文包的嫣然发了火。

“怎么了?”嫣然感觉有些莫名其妙。

“这些是营养药,补充身体各种维生素的。”子纬脸色虽然缓和,但回应依然生硬。

嫣然怀孕了。强烈的妊娠反应,让嫣然有时变得情绪低落,时不时莫名烦躁不安,渴望丈夫的呵护和关注。可是,子纬的态度却忽冷忽热,甚至还有事没事发了几回火。

“妈,我总感觉子纬的性格脾气和别人有些不一样,怪怪的;但到底奇怪在哪里,我又说不出来。”回娘家时,嫣然悄悄将自己的看法和母亲进行交流。母亲劝她不要胡思乱想,男人嘛,都有自己的事情,要给他们一点空间。嫣然想想,觉得母亲的话也有几分道理,于是,她选择了隐忍。结果忍着忍着,出了这样可怕的事。

三

“你先保持冷静,冷静再冷静。”不愧为真正的好闺蜜,禾子在好吃好喝招待嫣然后,主动为她出计支招,“我不知道子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,但是你若冲动相对,那么对解开这个谜团是没有任何益处的。我先打个电话给子纬,告诉他你在我这儿,看他来不来接你,又做何解释。”

“对不起!嫣然,当时我太冲动,现在后悔了!你放心,今后一定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!”子纬接到禾子的电话立马驾车匆匆而来,一边忏悔、一边保证。

“子纬,不是我说你,嫣然现在怀孕了,你不但照顾不好她,反而还伤害她!你扪心自问,你对得起嫣然吗?对得起她肚子里你们的孩子吗?”禾子质问。

“对不起。我会控制好自己情绪。”子纬干搓着双手,不住地致歉。

踩着禾子替她搭好的台阶,为了腹中的孩子,嫣然跟着子纬回了家。

四

“嫣然,我在外面听到一些风

声,子纬可能有问题。不是我挑拨你们夫妻关系,为了保险起见,你趁子纬不注意时,把药瓶包装拍下来传给我,查一查到底是什么药?”嫣然突然接到禾子打来的一个电话。

嫣然脑中浮现出子纬多次怒到扭曲的脸和那把高高举起的菜刀,她悄悄拍下照片……

禾子把图片传给了一位担任三甲医院药剂师的好友,对方肯定地告诉她说,这些药物,分别是治疗精神疾病双相情感障碍的药品。其中,心境稳定剂包括碳酸锂、丙戊酸盐、卡马西平、奥卡西平、托吡酯等,碳酸锂既可以稳定情绪又可以预防抑郁;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包括奥氮平、利培酮、喹硫平、帕利哌酮等药物,与心境稳定剂联合使用,主要作用是稳定情绪、改善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……

嫣然听到禾子传来的消息,感到天旋地转。

她提出了离婚。

五

得知嫣将要离婚,又发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败露,子纬找上门,苦苦向嫣然哀求:“嫣然,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!当初,我对你一见钟情、难舍难分,所以才全家一起瞒着你,生怕你知道我有病患嫌弃我、拒绝我!我这样做,虽然自私,但也是对你的爱呀!我又去医院看过了,一直在坚持服药,也想早日将这一病患治好,和你,和孩子,平平安安、幸福美满过一辈子啊!你放心,我现在控制得很好,再也不会吓着你了!”

嫣然被说得心乱如麻。她找禾子商量:不管怎么样,我和他是夫妻,我知道他有这样的病,不去拉他一把,反倒要抛弃他?

禾子敲敲她的脑袋:“我就知道,你这圣母心一泛滥,就把自己给道德绑架了。你忘了,你们结婚,就建立在子纬欺骗你的基础上。你这是准备为了他,牺牲你自己、你爸妈,还很可能赔上一个无辜的小生命?即使孩子幸运没有遗传到这个病,你有把握家庭环境会有利于孩子成长?”

嫣然的确没有想到这一点,她愣住了,久久没动。